

婺州風雲



浙江革命斗争史丛书

婺州風雲

——金华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
中共金华县委宣传部 编
金华县文化局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浙江革命斗争史丛书

婺州风云

——金华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
中共金华县委宣传部编
金华县文化局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875 字数：186,000

1980年2月第一版

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500

统一书号：11103·38

定 价：0.51 元

编 者 的 话

金华地区地处浙江省中部，境内有义乌江、武义江流至金华城，汇合而成婺江，故有婺州之称。又有南北两山，相峙而立。南山深纵，属仙霞岭的余脉，它西到龙游、衢县、遂昌、江山，南到永康、武义、宣平、龙泉，直通浙南山区。北山耸峻，它自东阳大盘山经义乌蜿蜒而来，横亘义乌、浦江、金华、兰溪等县之间。

这种自然环境，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其有利的条件。一九三五年，粟裕和刘英同志领导的红军挺进师转战金华、遂昌、龙游等地，以后又留下部分同志在这一带坚持长期的游击活动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党领导人民群众成立了抗日武装“八大队”，在金华、义乌、浦江三角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。在诸暨、义乌、东阳一带又有“坚勇大队”，进行抗日活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党又领导金（华）、义（乌）、浦（江）革命根据地人民重建八大队，并在金华、永康、武义、宣平、汤溪等地成立浙东游击纵队第六支队，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。在那些年代，金华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高举革命红旗，向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，革命前辈以深山密林为家，草根树皮当粮，为推翻三座大山，建立一个

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前赴后继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，创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。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党的光荣传统，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我们在中共金华地委和中共金华县委的领导下，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大力指导与帮助下，在建国三十周年征文活动中，组织力量进行金华地区革命斗争故事的采写和征集工作。在这一工作中，得到了曾领导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宣恩金、江征帆、应飞、李铁峰、陶健、杜承钧、施枚、胡漠、傅坚、杨

目 录

播在心田的火种	章伟文 (1)
八大队的诞生	毛 英 (27)
锄奸记	黄 骏 (39)
北斗星	王克俭 (50)
活捉李龙泉	黄 骏 (63)
尖岭脚反击战	章伟文 (74)
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	章伟文 (86)
烽火神州一樱花	章伟文 (98)
根据地的一对夫妻	王克俭 (127)
潘村伏击战	施 枚 王克俭 (149)
鱼水情	王克俭 (158)
虎穴擒敌魁	黄友源 文 俭 (170)
墩头之战	王克俭 (180)
——怀念杨小余同志	
戒指会起义	王克俭 (189)
巧夺机枪连	王克俭 (209)
金汤烈火	章伟文 (221)

播在心田的火种

章 伟 文

金华县银坑大队党支部书记、溪口公社党委委员、全国妇女“三八”红旗手许云香同志，于一九七五年春天因病去世。许云香同志不但是妇女的先进典型，也是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。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，她曾经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，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她又带领银坑大队的贫下中农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为重新安排银坑的山山水水，洒尽了自己的热汗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在关心集体生产，关心群众生活。因此，银坑和溪口一带的群众，至今还在传颂着她的模范事迹。

许云香的成长，是与红军的教育分不开的。她常说，是红军在她和广大群众的心田播下革命的火种，照亮了他们的人生道路。她是踏着红军的脚印，一步步地走过来的。我们不妨听一听她生前讲述的故事，那是她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和见闻：

长 夜 难 明

我是在苦水里出生，在苦水里泡大的。我的娘家大栗园

村，解放前是有名的穷山区，村前的白沙溪，年年月月流不完穷人的血泪。我爸爸是村里出名的穷佃户。家里空空荡荡，水洗一般，“赵公元帅”不肯进门，“送子观音”却来得特别勤。爸妈在生我之前，就已经养下七个子女。为了使子女不致饿死，爸爸给地主家当长工，妈妈替地主家洗衣服。后来，爸爸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，好留给子女，就拖着病弱的身体，起早摸黑，在溪边的乱石滩上搬石开荒。不知花了多少工夫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，好不容易才开出一亩地来。刚种上玉米，指望收几颗粮食，村里的地主许际运却蓄意霸占，硬说开的是他家的地。爸爸去讲理，被他的狗腿子打得遍体鳞伤，回来就一病不起，悲愤而死，咽气的时候，还没来得及见到我出世……

我二十岁的时候来到银坑和春泽结婚。春泽和我同是一根苦藤上的苦瓜。结婚时，我们只有一间半破房子，一个破灶头，盖的一床破棉絮黑得发硬。

结婚第二年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孩子，不久，这孩子就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。第四年，儿子荣品出世了。可是，就在这同时，春泽劳累过度，病倒了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从此卧床不起。

春泽不能下田了，怎么办？租来的两亩地不能让它荒芜，一家三口要活命，地主的租谷是一颗不能少的。没办法我只好厚着脸皮下田了。要知道，当时在这一带山区，妇女下田比偷汉还不光彩。有人说什么“妇女下田，没米过年”，“妇女当家，黄花蒲^①当饭”。我也顾不了这许多，

①黄花蒲：山上的一种野菜。

反正不下田，更加没米过年；不下田，就连黄花蒲也吃不上。不过，总有些提心吊胆，就象做着亏心事一样。

果然，我下田的第一天，地主们就当面咒骂我，嘲讽我。穷乡亲们虽然大都同情我，原谅我，可是也有人认为我败坏了风俗，鄙夷不屑地瞧着我。我心里痛苦极了，只好戴上春泽的箬帽下田，不论阴晴雨雪，让它整天遮住我的脸孔。

春泽不放心，常常要我背他到地头，给我壮胆。我耕地，他就在一边指点，有时还爬着跟在后面下种。

就这样，我们总算收获了几担玉米。可是，我们的汗珠滚不过地主的算盘珠，收来的粮食只是打我们眼前过一下，就一颗不剩地流进了地主的粮仓。我们还是靠野菜过日子。

我不忍让重病的春泽和年幼的荣品一年到头吞野菜糠团，一有空就给人家磨玉米粉。我不要工钱，只要一些筛剩下的玉米碎。我拿回来将它再磨一遍，筛下稍微细一些的给春泽和荣品吃，留下的玉米壳，我自己拌着野菜充饥。春泽含着泪，要把玉米饼递给我，我只好骗他说：

“你们吃吧！我已经吃过了！”

春泽当然知道我骗他，眼泪就象屋檐水般往下淌，哽咽着说：

“云香，我害苦你啦！”

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，说：

“不是你害的！不是你害的！只怪我们‘八字’不好，命苦！”

我不怨天，不怨人，只恨自己命苦。可是，那时从来也没有想过，这“命”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我们穷人就该受

穷。

后来，我的手上长了一颗毒疮，溃烂了，流脓出血，夜里更是痛得睡不着觉。可是，春泽的病这么重都无钱医治，我还能顾得上这么颗毒疮？我只是偶而摘片乌柏叶，吐上些唾液，贴在疮口上。这疮一烂就烂了几年，总不见好。

春泽见我一天天消瘦，常常默默地看着我，我也常常默默地望着面色蜡黄的春泽。相互安慰的话已经讲完了，我们都为不能相互减轻对方的痛苦而难过。我们只能这样默默地相对流泪，各自暗地咀嚼着心里的苦果。真象一首歌子唱的：

整天受不尽的苦，
穷人日子真难过。
心里压着一块磨，
眉头扣了一把锁。

最使我痛苦的，是玉米快要成熟时，遇到暴风雨的夜晚。那时，我要出去看护玉米，春泽不放心，劝说道：

“云香，算了吧，不要出去了。”

可是，这玉米是我们流着汗，在别人鄙视的目光和嘲骂声中种出来的，是我们的汗水和眼泪结的果实，怎么能让野猪糟蹋它呢？我还是得出去。荣品年幼，我不能将他丢给卧病的春泽，也要自己带着。我戴着箬帽，披着蓑衣，怀里抱着荣品，暴风雨中独自站在玉米地里。我既要顾着孩子，又要管着玉米，还要惦着春泽。……

黑沉沉的夜，群山就象一匹匹要吃人的野兽似的蹲在那里。暴雨象瓢泼似的，我怕淋坏了荣品，脱下蓑衣包着他，

任暴雨直浇在我的身上。风吹来，我冷得全身发抖。野猪来了，我心里也真有点害怕。我狠命地敲起破脸盆，把野猪惊跑。

我就这样一直站在暴风雨里，害怕、担心、流泪。我甚至暗暗向苍天祈祷，把我的寿命减下来加给春泽。我也盼望着荣品快快长大。可是想到荣品长大了也得同我们一样受穷受欺，不由得心里更加阵阵绞痛。穷人，穷人，我们是穷人啊！天底下象我们这样的穷人有千千万万！光是银坑村里，就不知有多少多少！村里少说也有几十个种田人收了粮食交了租，就得出门去讨饭的；村头的陈大伯，一家全让地主给逼死了；临溪的戴大妈，在山边挖了一棵死笋，竟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得死去活来；隔溪有个姑娘还只十七岁，因为长得俊俏，地主要霸占她，她走投无路，愤然跳涧自杀，她的娘悲痛得发了疯；村南头有个穷孩子还只十一岁，就给地主当小长工，地主不让他吃饱，他在山上放牛时饿昏了，跌下来活活地摔死……

我越想越难过，眼泪与雨水一起，不断地顺着脸颊流下来。

夜，依旧是黑沉沉的。荣品在怀里甜蜜地睡着，我紧紧地搂着他。他睡得越甜蜜，我心里越沉重，越难过。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受折磨呀！

漫漫长夜，难道没有天亮的时候？穷人难道果真要世代永远受穷？……

红 军 来 了

一九三四年底，我们山里来了个修雨伞的人，名叫朱金

宝。这人也真怪，修雨伞修到深山冷岙里来。这里有几把雨伞好修？穷人家有顶破箬帽就不错了，哪里来的雨伞？几户地主和富裕的人家，有几把伞子，可是又很少见到他上他们家里去过。只见他整天与一些衣衫褴褛的穷人粘在一起，亲亲热热，交头接耳，嘀嘀咕咕。慢慢地，这些穷汉们脸上的愁云不见了，眼睛里还闪出光亮来，走起路来，腰板也挺直了许多，对那些地主老财，也不再那么恭顺了。我也感觉到，好象有什么好事要降临了。我有心要探个究竟。村里有个叫陈永峰的，苦大仇深，与朱金宝关系最好。我问他：

“永峰哥，你们谈得那么高兴，到底有什么喜事？”

永峰悄悄地告诉我，中国出了共产党，领袖是毛泽东。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。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军队叫红军，正在为穷人打天下。这支军队到哪里，那里就乌云散尽太阳出，穷人翻身得解放。

我听着，禁不住笑逐颜开。嗨！真的还有我们穷人出头的日子哪，这可不是做梦啊！我急切地问：

“永峰哥，共产党和红军能到我们银坑来吗？”

永峰点点头说：

“能！能！他们说说不定就要来了。”

我追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来？”

永峰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声地唱起来：

百草青，迎红军，
红军帽徽小红星，
照得穷人心里亮，

照得土豪心胆惊。

我明白了，没有再问，心里想：说不定这朱金宝就是共产党里的。

最后，永峰再三关照我：这些事在穷人中间可以传，但是，暂时还不能传到地主和土豪的耳朵里去。我郑重地说：

“你放心，我的嘴巴严着，不会到处乱传。”

回家后，我把好消息告诉春泽，就只告诉春泽。春泽听得入神，高兴得露出几年来我从未见过的笑容，仿佛病也好许多了。

后来，朱金宝没有再露过面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可是我们心里一直在盼着共产党，盼着红军……

第二年三月，春风吹到了银坑。百草抽青了。春笋倔强地顶破土层，茁壮地向上长着、长着。映山红开了，漫山遍岭的，通红耀眼，生气勃勃，仿佛在群山中点起万千火把，把穷人的心照得热乎乎的。就在这时候，红军来了！红军果然跋山涉水到我们银坑一带来了！

红军的队伍真威武雄壮，足足有一里多长。一个个红军身穿灰军装，军帽上的红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枪杆上、大刀柄缀着红布。他们一路走来，我们乐得心花怒放。有人告诉我，领队的两位首长，就是红军挺进师的师长粟裕和政委刘英。粟裕师长和刘英政委不停地向欢迎的人群点头微笑，有时还停下来，热情地同我们握手。红军队伍里还有女兵哩。她们的头发藏在军帽里，要不是仔细看，还会把她们当成小伙子呢。她们走起路来，也是雄赳赳的，实在与男子汉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一个一个地看去，发现朱金宝也在队伍

里。原来他果然是共产党里的，是红军。

红军的一部分继续往前开；一部分留下来，分别住在银坑、芝肚坑、黄檀井、田铺，以及遂昌的门阵等地方，以门阵为中心。红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。他们进了村子，就帮我们穷人家挑水、扫地、舂米，同我们促膝谈心，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，在我们的心田里播下革命的火种。我们穷人都把红军当作贴心人。土豪和地主们看见来了红军，有的夹起尾巴逃跑了，有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

住在银坑的红军中有一位女兵，长得很秀气，两只眼睛水灵灵的，看样子只有二十出头年纪。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听她的同志们，年纪比她大的叫她小陈；年纪比她轻的叫她陈老师。我虽然年纪比她大些，也叫她陈老师，因为她确实是我的老师呀！

我是一次在地里锄玉米时认识她的。那次她从驻地出来，路过我的地头，一定要帮我锄玉米。我不让，两人争夺了一会。她发现了我手上的毒疮，忽然惊叫起来：“哟！烂得这么厉害了！”她一把夺下我的锄头丢在地里，硬是拉我一起坐在田埂上，说：“来！我替你敷点药，包扎一下。”

我只好坐下来。陈老师原来还会做医生。她先小心地替我挤掉毒疮里的脓血，接着从随身带着的药箱里取出一些药品，仔细地洗净我的创口，最后涂上药膏，用药棉和纱布包扎起来。我知道，当时他们正缺少药品呀，可是却省下来用在我的身上，我又是感激，又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滴，一时反倒说不出感谢的话来。

陈老师包扎好我的创口后，和颜悦色地问：

“大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许云香。”我回答。

“云香姐，”陈老师亲热地说，“过两天，我再来替你换换药。”还没等我回答，她忽然象发现了什么秘密，奇怪地望着我头上的箬帽，问：“今天没下雨，又没出太阳，你怎么还戴着箬帽？对，刚才我还见你这箬帽也戴得特别，把整个脸都遮住了。”

我只好如实地告诉她：

“陈老师，你不知道，这山里的风俗，妇女不能下田，下田要遭人唾骂、嘲笑。”

“下田还要被人嘲笑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陈老师不平地说，“你就不能——”

我显得有些尴尬了。陈老师虽然没有说下去，可 I 懂得她的意思。她是既为我抱不平，也有点责怪我。略停，陈老师转了语气，深沉地说：

“云香姐，妇女不能下田，这是封建习俗。那些封建统治者，编出一套套鬼话，制订一条条清规戒律，就是想用一根根绳索捆住妇女的手脚，任他们玩弄、迫害。你事实上已经向他们挑战了。你没有缠脚，还下地劳动，做得对呀！正可以把腰杆挺起来，把头抬起来。我们闹革命，其中也有一条，就是争取男女平等。等革命成功了，女同志都要走出家庭，到田里劳动，进工厂做工，还可以当女劳动模范。你已经先走了一步，我们支持你，别怕！”

我听着觉得新鲜。这些话句句都有道理，句句都说到我的心坎上，象春雨似的滋润着我的心田。陈老师接着又说：

“再说我吧，女人当兵，有人也会感到奇怪的，或许会说，女人家舞刀背枪的，一定不是好东西。我可不理他。革

命嘛，男的能干，为什么女的就不能干？再说，是反动派逼着我们干的。”

我插问道：

“你是被逼出来的？”

陈老师有些激动地说：

“怎么不是？我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。我爸爸在南昌的工厂里做工，被资本家活活坑害死了。我没有哥哥、弟弟，是个独养女儿，我不能坐等男同志替我报仇。我出了学校，离开了妈妈，找到了革命队伍。我要同大家一起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消灭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旧制度。”

我忽然又问：

“你不想你妈妈？”

“想。”陈老师爽直地回答，格格地笑起来了，“云香姐问得真奇怪，我也是人，怎么不想呢？可我们都知道，眼下革命更要紧，等革命成功了，我就能安安稳稳地和妈妈在一起，将来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，过美好幸福的生活。”陈老师说着，脸上浮起了红晕，红得就象山上的挂金灯^①一样，使她显得更年轻、更漂亮了。我知道，她正在想望以后的好日子。

正说着，朱金宝走过来了。他来到我们身边，说：

“好亲热！你们正在谈心哇。”

“我同云香姐随便聊聊。”陈老师说。

朱金宝亲切地向我笑笑，说：

“你就是许云香？我早就听村里的人说起过你，你们受

①挂金灯：山上的一种野果，色红。

的苦很深。上次我来这里，本想找你们谈谈，后来急于回到部队去，就没有去你们家。听说你们以前只怪自己命苦？这可不对呀！不要再相信什么‘八字’啦、‘命’啦这些骗人的东西！穷人就该受穷？那些地主老财就希望你们信这一套，让你们服服贴贴地由他摆布，任他剥削，任他宰割。你看，穷人一起来，那些土豪地主不是逃的逃了，躲的躲起来了？他们生成的‘好八字’哪里去了？……我们穷人再组织起来，把他们打倒，不就有好日子过了？不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？”

我觉得这一天懂得了很多很多道理，心里象有一颗火苗呼地蹿上来，越烧越旺，烧得我心明眼亮。红军真是我的引路人啊！我把箬帽摘下来，挺起腰杆，坚决地说：

“我懂了！往后只要你们怎么说，我就跟着你们怎么干！就是上山打虎也不怕！”

“好哇！”朱金宝兴奋地说，“我们是要打虎，打披着人皮的老虎。我们马上要斗争村里的土豪劣绅，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的农民。”

我惊喜地说：

“这真太好了！”

陈老师亲热地搂着我的肩膀，我们象亲姐妹似地紧紧偎在一起。朱金宝又说：

“许云香同志，听说你的丈夫病得很厉害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，让小陈给他配点药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的眼眶又湿润了，只觉得红军是天下顶好顶好的好人，我拚着命，也要跟着红军干！